

血拼楊邪邪

· 下 ·

【臺灣】臥龍生著



臥龍生最新武俠小說套書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卧龙生最新武侠小说精品套书

血拼扬邪邪

卧龙生 著

责任编辑 梅 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东湖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375 千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ISBN7—80538—687—O/I·322

全套定价 159.70 元 本书定价 16.80 元



ZL153773

124/58/W1/3
东南大学

I247.58

W1

3

鸠占鹊巢风

这时，那个白衣男子的手中忽然多了把渗着寒光的匕首，从胖子的身后疾速向胖子刺去。谁也想不到这个白衣男子出手会这么凶，这么快，这么狠。这柄匕首在他的手里就如一柄剑一般。

杨邪邪他们四人都有种感觉，这个白衣男子一定是个使剑的好手。

胖子似乎吃了一惊，不过，他反应得相当快。他的人忽然拔地而起，立时，那柄匕首好似的势不减已向冷寒儿刺去，白衣男子一见，立时疾收住手中的匕首，动作极其干脆俐落。

他们四人更加确定这白衣男子的确是个使剑的好手，否则，一般人是绝无法收住疾发而出的剑势。即使能够收住，动作也不会这样干净俐落，一定是拖泥带水。

然而胖子的功夫却似乎要比这两个人高出许多。白衣男子在他身后偷袭的一剑竟能被如此轻巧地躲过。就连那白衣男子此时也不敢冒然出手。

胖子对冷寒儿微笑着，道：“那么你告诉我，‘冰蚕衣’在什么地方，我自己去拿好了。”他似乎认定别人已答应了他似

的。

冷寒儿冷冷地道：“你也许可以杀了我，但我绝不会将‘冰蚕衣’给你们的。”

胖子笑得更加和蔼了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的，你知道我求别人的事，别人都会不忍拒绝的。”

冷寒儿此时似乎已变得漠然，似乎这里的事情已与她没有丝毫关系。胖子笑咪咪地盯着冷寒儿裸露出的胸膛，道：“我对付别人一向都是有办法的，特别是对付女孩子。”

说完，他不由又尖声笑了起来。冷寒儿雪白的脸忽然胀得通红。她的目光中竟似出现了恐惧之色。

胖子嘿嘿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看你们还是将‘冰蚕衣’交给我好了。”

那个白衣男子望着冷寒儿，他的表情似乎更加痛苦。

世上没有一个男子愿意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别的人侮辱，但白衣男子却只有看着，因为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，这种痛苦一般人是绝对无法体会的。

胖子不由纵声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大声道：“你们是绝对斗不过我的。”

“他们斗不过，我们未必斗不过你。”

随着声音，里面的门徐徐地开了，从屋内慢慢地走出了四个人，两男两女。

杨邪邪他们四人也不管冷寒儿说过什么话，因为他们只有先救了冷寒儿，才能借到“冰蚕衣”。

更何况，女人都是有同情心的，夏融冰与唐玫见到被胖子欺负的也是她们女人，早就有些忍不住了。

唐玫一出屋，便甜甜地笑道：“我对付像你这么胖的人至少有一百多种方法。”

冷寒儿一见他们出来，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”

她看着杨邪邪的目光忽然亮了起来，她的目光闪动着一种奇异的光芒。

胖子一见里屋忽然冒出四个人，不由惊了一下。后来一听冷寒儿的话，不由笑道：“冷寒儿，你原来还有埋伏。”

说完，他又对唐玫眯着眼笑道：“你对付像我这样的胖子虽然有一百多种方法，但你却不知道一件事。”

杨邪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哪一样？”

胖子忽然似笑非笑地看着唐玫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我是不折不扣的太监。”

唐玫的脸立刻变得通红，她已明白胖子话中的含意。胖子接着又笑道：“我对付你却只有一种方法，这种方法我敢保证绝对有效。”

唐玫这时几乎想封住他的嘴，她一抬手，两道银芒已如电闪般地飞向胖子。

然而，胖子忽然一侧身，那两根银针便已落空。唐玫的脸立刻又气白了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，本来从来未失误过的“晶晶针”，近来却连连失手。

这只不过因为她最近所遇到的人，武功都高得出奇。胖子一让过“晶晶针”立刻笑道：“唐门的暗器若是你家大人出手，我也许死定了，不过……”

他忽然改口道：“我对付你的方法便是杀了你。”说完，他

忽然手在空中划了半圆向唐玫击来，对于这种怪异的招式，他们四人都感到莫名其妙。

就在这时，胖子的手掌已然向唐玫疾速击来。他这一掌看不出有什么厉害之处，甚至就连掌风破空之声都没有。胖子的掌刚刚击出一半，忽然便停住了。因为他的手若再向前伸出一寸，便会击在一柄刀上。

这是柄长长的扶桑刀，胖子似乎已感到了刀上的寒气。

世上没有人会傻到用自己的手向刀上击。胖子非但不傻，而且似乎还很聪明，于是胖子立刻便收回了手掌。

他的脸上已看不出笑容了，他已变得十分惊讶。他想不到这冷漠的年轻人，出手竟会这么快。

他冷冷地道：“朋友准备帮她？”胖子所说的她不是唐玫。因为他明白这冷漠的年轻人绝对不可能不帮唐家的这个女孩。

他现在所说的她是指冷寒儿。“我们既然出来了，就一定帮定了她。”

杨邪邪脸色此时竟带着胖子脸上刚刚失去的微笑。胖子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难看，他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你们真想与我们作对？”夏融冰嫣然道：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还不知你们是什么人，你若说出来，我们也许会……”

胖子一听夏融冰的话中似乎有一点希望，立刻道：“我们是冰宫的人。”

“冰宫？”

杨邪邪看了看冷寒儿，奇怪地对胖子道：“那你们为什么要与你们的主人……”胖子立刻答道：“因为冰宫里还有一个

主人，她也叫做冷寒儿。”

他们四人一听这话，不由更加摸不着头脑。

冷寒儿已冷笑道：“那个叛逆篡夺了我的冰宫，而且还冒充我在外面惑众。不过，她没有‘冰蚕衣’来证明她的身份。”

冷寒儿的眼中似乎已燃起仇恨的火焰。“哦。”杨邪邪似乎已对这件事不由来了兴趣。

铁石冷冷地道：“那么我们这次是与你们作对定了。”胖子的脸色已变得阴沉了下来。忽然，胖子的手如闪电般地向铁石抓来，他的双手似乎已将铁石的周身上下皆笼罩在内。

铁石依然看不出这究竟是什么功夫，他觉得胖子的武功不像是中原的武功路数。他为了瞧胖子的功夫，一直看胖子出了八九七十二招，也依然没有看出什么。胖子的表情已愈加惊恐，他想不到自己已向对方攻击了半天，对方连手都没还，而自己却依然招招落空。

当他再出招时，铁石已看出他这已是将刚才的七十二招又要重新使一遍了。他不由淡淡地道：“你一招杀不了我，也许就永远也杀不了我，杀人只要一招就够了。”说完，就见他的刀光一闪，只轻轻向前一送，就已将刀送入胖子厚厚的胸膛。胖子也许到死也不明白铁石话中的含意。

真正杀人时，只要一招就足够了。

刀上还有血，铁石将刀在胖子的身上轻轻擦了擦。这个习惯他记得是跟着杨邪邪学的，因为杨邪邪每次杀过人后都喜欢将剑在别人的尸体上擦一擦。

胖子一倒下，杨邪邪立刻走到屋外，屋子的四周此时已被火把照得通明。屋子的四周站着不少手持火把的大汉，在

门外的一块空地上竟有一辆特制的有巨型车厢的马车。

显然，这辆马车一定是胖子乘坐的专用车。屋外的大汉有的已看见屋内地上胖子的尸体。

他们却依然站着没动，因为他们知道能将胖子杀掉的人，一定是个极其威猛的勇士，因此谁也不敢替胖子复仇。

杨邪邪大声道：“你们将胖子抬走。”然而却没有一人进来，杨邪邪不由指着正面的四个人大汉，道：“快过来将胖子抬回去。”

这四个大汉立时满脸都是恐惧之色，他们深怕一进屋便被杀掉。然而，他们却不敢不进屋，因为杨邪邪的话他们又不能不听。他们迟疑着慢慢地走进屋中，然后飞快地将胖子的尸体抬走。

刚一出门，便听“通”的一声，四个人连胖子的尸体一齐摔在了地上，因为胖子的尸体太重了，而他们又跑得那么快。

杨邪邪不由笑道：“你们回去的路上可千万别摔跟头。”那些大汉一直以为对方不会放他们走，此时一听，立刻上来几个人将胖子的尸体扔向马车，然后立刻打马扬鞭，就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这里。

很快，杨邪邪就只能看见一阵扬起的黄沙，而看不见他们的人了。这时，白衣男子已将自己的衣服脱下，披在冷寒儿的身上。

冷寒儿看着他们四人，忽然冷冷地道：“原来诸位居然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有什么目的你们就说吧。”她的声音依然是冷得有些怕人。铁石看了看杨邪邪，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

我们是来找你的。”

杨邪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过，我们却并不知道你现在已落到这般田地，也并不知道你在这里。”

白衣男子忽然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也是为了‘冰蚕衣’？”

铁石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男子不由又冷哼了一声。冷寒儿忽然微微一笑。他们四人不由都怔住了，谁也想不到冷寒儿竟然会笑得这么好看，就如一朵绽放的梨花一般。

杨邪邪不由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

白衣男子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杨邪邪微微一笑，对冷寒儿道：“姑娘既笑得这么动人，那又何必天天要板着脸呢？”他忽然发现唐玫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太自然。

冷寒儿目光一亮，依然冷冷地道：“我已不是姑娘了。”

夏融冰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姑娘又何必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想知道你的‘冰蚕衣’是否能借给我们。”白衣男子的脸色已愈加阴沉。冷寒儿道：“可以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惊呆了。

杨邪邪他们四人想不到冷寒儿答应得这么爽快。白衣男子不由瞪着大眼看着冷寒儿，他已惊得连话也说不出。冷寒儿忽然又道：“不过，你们必须先帮我做一件事。”

杨邪邪立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冷寒儿幽幽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替我夺回冰宫。”

铁石不等别人说话，已斩钉截铁地道：“行！”

杨邪邪微笑道：“如果我们失败呢？”他知道那人能将冷寒儿的冰宫占据，就一定不是泛泛之辈。冷寒儿淡然地道：

“那我们就只有死。”铁石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冷寒儿咬着牙，道：“那人是我的师姐。”她的眼中已有怨毒之色。然后她又咬着牙道：“她是我爹唯一的徒弟，她叫容若兰。”

杨邪邪道：“她的武功怎样？”

冷寒儿道：“很高！”

杨邪邪又道：“究竟高到什么程度？”

冷寒儿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铁石道：“比我怎样？”

冷寒儿看了看铁石，道：“比你高。”

杨邪邪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，因为他明白这个世上能比铁石功夫高的人已不多了。然后他问道：“她使什么兵刃？”

冷寒儿道：“寒玉箫。”

杨邪邪道：“你们冰宫的人是不是都使这种兵刃？”

冷寒儿道：“只有我和她。”

杨邪邪与铁石就如过去接杀人任务似的。夏融冰却对这些不感兴趣。她奇怪地道：“那容若兰是什么时候将你的冰宫占据的？”

冷寒儿冰冷的脸上竟已出现青色。她一字一字地道：“这大概是在六年前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杨邪邪立刻打断她的话道：“竟已有六年了？”冷寒儿缓缓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六年前，我爹刚死，她就带着一些别的地方高手将冰宫占据。”然后她望了望那个白衣男子，淡淡地道：“若非他舍生相救，只怕我早就死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唐玫道：“他们是今天刚刚找到你们？”冷寒

儿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白天让人送了一封信来。”夏融冰道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逃？”冷寒儿似有些不耐烦，冷笑道：“我们为什么要逃？”

杨邪邪仿佛很吃惊地道：“是呀，你们为什么要逃？”然后他摸了一下鼻子，笑道：“你们当然不能逃。”

唐玫瞪眼，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她总认为杨邪邪爱说一些连他自己也认为是莫名其妙的话。不等杨邪邪答话，铁石已冷冷地道：“因为他们根本就逃不了。”杨邪邪对铁石笑道：“看来也只有你才懂我的意思。”

唐玫与夏融冰似乎这才明白他们的意思。这周围都是沙漠，他们即使逃也逃不远，在这样的地方若是追他们，他们注定要被追上。更何况他们知道他们的屋子一定是被人监视了。

冷寒儿忽然道：“你们若是已答应，我们天一亮就上路，去念青唐古拉山。”

杨邪邪忽然道：“我认为这样似乎太匆促了。”

“匆促？”冷寒儿奇怪地看着杨邪邪，她不明白杨邪邪的意思。杨邪邪悠悠地道：“可是我怎么知道你就是冷寒儿呢？”

白衣男子不由道：“难道这有假？”

“说不定，”杨邪邪悠然看着他，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既然冰宫有人假冒冷寒儿，那么难道这里就没有可能了？”

夏融冰道：“是呀，至少你应该证明你就是冷寒儿。”白衣男子道：“怎么证明？”

冷寒儿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

重要的是他们想见到‘冰蚕衣’。”

杨邪邪忽然发现冷寒儿的聪明，已远在他的想象之外。他不由笑道：“像冷姑娘这么聪明的人，又怎么会猜不出我们的意思？”

冷寒儿目光忽然闪动，道：“你认为我会将‘冰蚕衣’给你们这些人看吗？”

杨邪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会。”

冷寒儿道：“你既知不会又何必要问？”

杨邪邪笑道：“因为我想问。”

“想问？”

白衣男子奇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杨邪邪道：“没有意思。”白衣男子一听杨邪邪这话，只得在心中暗骂杨邪邪是神经病。

杨邪邪忽然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怕我们会抢你的‘冰蚕衣’，所以你绝不会给我们看。”

“不过，”杨邪邪笑道：“你说我们会不会去？”

冷寒儿道：“会去。”她答得相当干脆坚决，似乎她是杨邪邪肚子上的蛔虫，杨邪邪想什么，没有她不知道的。

铁石忽然一字字地道：“对，我们一定会去。”

冷寒儿道：“即使我不给你们看，你们即使一点也不相信我，你们也会去的。”

铁石道：“哦？”他此时对这个女人的聪明，似乎也有些惊讶。

冷寒儿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为了得到‘冰蚕衣’，也只有搏一搏。”

杨邪邪道：“不错，否则我们连一次机会也不会有。”他们现在只在相信冷寒儿的话，不管冷寒儿是不是在欺骗她们，她是否有“冰蚕衣”，也只有试一试。

天似乎已有些发亮。黎明很快就要来临，昨夜的黑暗即将要被黎明所代替。天渐亮，灯光却似乎已有些微不足道。油灯只能给黑暗带来一点点光明，而曙光却能将光明带给大地。一缕曙光已经洒在屋内。昨夜弥漫的风沙在阳光下似乎也已小了许多，似乎它们对于阳光有些惧意。

※

※

※

天是蓝的，湛蓝湛蓝的天空。这似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，没有差别。然而这里的大地却与别处并不一样，这里的大地是黄色的，无边无际的黄沙覆盖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。

冷寒儿望着这片大地，她洁白的衣服已被漫天的风沙弄脏。

杨邪邪冲着她笑道：“你是不是不准备去了？”

冷寒儿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不去呢？”她当然要去，那冰宫本就属于她，她又怎会不去，等了六年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机会，她绝不会不去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句话她七岁时就已领会得很透彻。

更何况，她感到自己之所以想去，已不单单是为夺回冰宫。她发现杨邪邪对她有一种奇特的吸引。

她发现自己竟然很希望与杨邪邪在一起，所以，她当然要去。然而，她毕竟在这里住了六年，她对这里已产生了感情，这里的风，这里的沙，还有屋后井中的水已经整整养育

了她六个春秋。她又怎能对这里没有感情呢？

人与动物之所以有区别，就是因为人有感情，有思维。然而没有感情的动物往往都会对它所住的地方不会忘怀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时光飞逝，这六年来若没有这里的一切，她又怎能活下去呢？但她却知道，她必须走，她必须夺回那些本属于她的一切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由笑了，对杨邪邪道：“即使你不信我，我也还是会去。”

“谁说不信你的话？”铁石那淡淡的声立刻使冷寒儿惊呆了。

白衣男子道：“你信？”

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因为无论是他们或是对方都是在相互利用。他们想利用对方高明的功夫替他们夺回冰宫。

而对方之所以肯帮助他们，便是因为冷寒儿有一件刀剑不入的宝贝——“冰蚕衣”。像这样组合在一起的，又怎能谈得上信任两个字？

铁石冷冷地道：“我当然信任你们，因为一个人若没有亲身经历又怎能将金代宇文虚中的‘人月圆’唱得那样哀怨？”

“所以，”铁石道：“我相信你们。”他的话并没有假，他确实信任他们，这主要的原因便就是昨夜听到的歌。

冷寒儿冷冷地道：“其实你并不是信任我们，而是相信自己罢了。”

铁石道：“对，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听错。”铁石的这番话一说，众人似乎都产生了相信的感觉。

他们都会在昨夜被那白衣男子的歌声及冷寒儿的箫声所

感动，那种歌声若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确实无法唱出、吹出。这么一想，杨邪邪不由笑道：“不过，昨天晚上，唱得实在是太感人了。”他这话正是对着白衣男子所说。白衣男子不由苦笑，他能怎么说呢？

他只有苦笑，别人说他唱得好，他若是一个戏子，听了一定会很高兴，然而他却不是。他之所以能唱得好，那只不过将他心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全都唱了出来而已。

他宁愿自己唱得很难听，也不愿经历那些事。他本是冰宫中主人的未婚夫，这在冰宫是个多么崇高的地位。然而，一夜之间却全失去了。一夜后，他便成了遭人追杀，过着这种清苦日子的“逃犯”。

他虽然还是很爱干净，经常洗澡，但却洗不去他手上厚厚的一层老茧。这都是他出外打猎寻找食物所带给他的一切。以前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他一夜后便享受不到了。

现在他虽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但那却是在他经历了多少痛苦的磨难之后。若没有这些，他又怎能将自己心中的悲哀唱出？他甚至感到那首“人月圆”不是用嘴唱出的，而是他用自己的心来唱的。这一切，别人又怎么能明白呢？

所以他只有苦笑。夏融冰忽然道：“我们今夜也许就可以到达唐古拉山口了。”冷寒儿奇道：“你好像对于这里很熟？”她知道这里的路程只有来过这里几次的人才会知道。

夏融冰微微一笑，道“这里我曾来过。”唐玫奇道：“这里有什么好的？”她不明白夏融冰为什么喜欢来这里。夏融冰淡淡地笑道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地方，我都喜欢去看看。”

冷寒儿淡淡地道：“原来夏姑娘是个如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。”夏融冰淡淡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她至于是不是旅行家，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夜，又降临了。

西北高原的夜，似乎特别的凄凉。风就在耳边呼呼地吹过，风中的月色似乎特别的朦胧。远处忽然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，在这万籁俱寂的夜中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冷寒儿冷冷地道：“现在已进入冰宫的地界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”这里正是唐古拉山山口。唐玫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忧幽峰？”夏融冰道：“后天。”

冷寒儿道：“你去过忧幽峰？”她虽然知道这个女子对于这里很熟，但却没有想到她竟连那么隐秘的忧幽峰都知道。夏融冰道：“我没有去过，但我曾听人说过它的路程、方位。”

忽然她皱一皱眉头，本来似乎还想开口，但现在却用手捂住了鼻和嘴。

风中已传来阵阵的血腥气。

很快，他们便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传来的血腥气。近二十具尸体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，在他们的身旁还有一辆车厢巨大的马车。

这些人正是与胖子去冷寒儿家里的那批人。

他们还没有将胖子的尸体运回冰宫，就连他们的性命也送掉了。他们至死恐怕没有想到厄运仍伴随在他们的身上。

所有的人皆是被剑所伤，伤口不一，有的在咽喉，有的在胸口、腹部等等。从现场凌乱的痕迹可以看出这并非一人所为。

更令他们奇怪的是除了那辆马车以外，这些人所有的马

皆不在了，地上有一片杂乱的，伸向远方的马蹄印。

但这些人的伤口的血似已凝结，虽然有风的时候，血容易被吹干，可也不至于这么快。因为他们毕竟刚刚听到那几声凄厉的惨叫。

显然，刚才那几声惨叫并非是这些人发出的。杨邪邪似乎觉得自己就如死神一般，自己走到哪里，哪里便一定会有人死。这种现象从京城一直来到这遥远的藏北高原。

他不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他心中的无奈与不解，他自己也是无法解释的。

忽然，冷寒儿“哇”一声吐了起来。众人一惊，这才发现冷寒儿的脚下的沙土中竟伸出了一只血肉模糊的手。

众人忙用武器将沙土挖开，这才发现这沙土不仅仅只有一双手，而且还有一具血还没有凝结的裸体女尸。

这层沙土盖得很浅，只有薄薄的一层，显然当冷寒儿一踩上去，尸体的手便被挤了出来。

冷寒儿依然在一旁呕吐，她的苦水似乎都已吐了出来。谁都认为冷寒儿不应该是这样的人。她在众人的眼中永远都是一块难以溶化的冰。

然而，她也如普通女孩子一样，容易受惊吓。这具女尸的死状极其悲惨，在她的腹部至少有四处伤口仍在冒血。

谁都能明显看出，这具女尸是被人强暴过后，才匆忙杀掉的。

这具女尸的皮肤洁白细腻，相貌端庄，只是一个人生前再如何漂亮，她死后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好看。

但谁又能对这个女子这般的残忍呢？这个女子满脸的恐